

战地记者讲故事

佳作赏析

故事里有深情，故事里见精神。

“战地记者讲故事”开栏以来，我们从中读到了很多新时代强军故事，也进一步加深了对“战地记者”的认识。优秀的战地记者，总能敏锐感受到硝烟中的芬芳，精准描摹英雄的战斗风采，更能把火热战斗生活里的精神光芒，一次次播撒在人

们心中。回望军事新闻史，很多前辈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榜样。在那一篇篇至今滚烫的文字中，承载着历史的分量，跳动着时代的脉搏，也蕴含着优秀战地记者的价值追求、精神品格、职业素养……为此，本栏目从今天起，也陆续刊发一些享誉新闻史的优秀战地作品，以飨读者。——编者

雁翎队

■穆青

——鱼儿，游开吧，我们的船要去作战了。

雁呵，飞去吧，我们的枪要去射杀敌人了。

唱着这样的歌，冀中白洋淀的渔人和猎户，在敌人的小汽船扰乱了湖面的平静，把每年三千万的勒索，和无止境的奸淫烧杀加在他们头上的时候，他们饱含着辛酸的眼泪，放下了渔网和雁袋，划着渔船，肩着猎枪，一个个投进密密丛丛的芦苇，开始聚结起来了。

一个月，两个月……

无数的渔船和猎枪，在打雁人殷金芬的奔走号召下，在“为着咱们的白洋淀，也为着咱们的大雁和鱼虾……”的誓言声里，组织起来了。打雁人拿出了他们美丽的雁翎，把它作为一个共同行动的标志，插在每一个船头上，从此，“雁翎队”光辉的名字诞生了。在这纵横百余里的广阔湖面上，随着这个名字出现的，是无数只插着雁翎，载着武装，使敌人惊慌失措的“鹰排子”，和一个个用白毛巾裹头的战士。

他们在白洋淀的每一个港湾间，为敌人撤下了缜密的埋伏网，猎枪从每一片芦苇的背后瞄准了敌人的汽艇、包运船和粮队。白洋淀湛蓝的湖水，被枪声翻搅起来了，一望无际的荷花和紫菱遭受了空前的蹂躏：傍晚再听不到鸭鸣，清晨再听不到那幽美的采菱歌。

秋天，数十里深远的芦苇在呼啸着，漫天飞舞着苍白的芦花，偶尔一条银色的鱼带着泼刺刺的水声，欢愉地从莲叶间跃出水面的时候，一群群潜伏的水鸟和野鸭，便带着低沉的鸣叫，来回地从湖面上掠过……这是白洋淀上美丽的季节，也是水上英雄们活跃的好时候。

他们依仗着惊人的水性和射击，依仗着芦苇和水藻的保护，三三两两驾着行驶如飞的雁翎船，到处分散活动，袭击敌人。一旦发生紧急情况，一声呼哨，几发信号枪，周围所有的雁翎船，便立即从四面八方同时出动。有时为着某种必要，他们也曾在夜雾和晚风飘拂着的湖面上，将成百的雁翎船集中起来，趁着月色，悄悄地掩护着我们的水上运输。有时他们也会在一个橘色的黎明，突然包围了敌人的水上据点，给以猛烈的袭击。

冬天，白洋淀广阔的湖面为明净的冰块凝固，我们又将看见无数只插着雁翎的冰橇，像一支支的火箭，在湖上穿过。

一九三九年的初秋，为了截击敌人一个运输汽艇，他们以十几只雁排，二三十个勇敢的队员，潜入了赵北口至葛利口的中间地带。那里是一条长十里，宽半里至一里的水路要道，两旁长满了密密的芦苇和蒲草。他们巧妙地隐藏了船只，脱去了衣裤，全部跃进水里去，在芦苇的边缘，派出了一个偵



插图：唐建平

察哨。为着不使目标暴露，放哨者在水藻的伪装下，仅仅把两只眼睛露出水面，让湖水不断地从他鼻孔下静静地流过。

不久，一只巨大的拖船，用绳索拖拉着那哑了的运输艇驶近了。突然在芦苇的边缘，一声凄厉的口哨，惊起了几只潜伏的水鸟。接着，两旁芦苇的深处，激荡着一片水声和呐喊，两排长筒的“排炮”和雪亮的马刀，便威严地排列在押船敌兵的面前了。

这样，他们安然断了两船之间的绳索，捆绑了所有的五个敌兵，用自己插着雁翎的船只，满满地装载了白糖、香烟、罐头和大米。最使他们欢喜的却是缴获了三支三八式，和一挺昭和十一年制造的轻机枪。

他们锻炼了自己的勇气，继续着这样的战斗……

不久，敌人高叫着“平靖湖面”，向雁翎队复仇，砍倒了芦苇，刈割了蒲草，用大批的汽船和木船巡逻湖面。同时，他们在每一只船上，高高地竖起了梯凳，设立了瞭望哨，依仗着他们优越的火力，使二百米以外的大小船只能靠近一步。这时，我们的雁翎队，便不得不转变他们的战斗方式，采取更分散的行动，实行村庄伏击。就在散布于白洋淀广阔湖岸，像无数岛屿似的村庄边缘，雁翎队的队员们，化装成包着头巾的洗衣妇，或是悠闲的垂钓者，在相隔不远的距离内，默默地工作着。一遇到了单独的敌船，或其他可乘的时机，呼哨一声，他们很快地从岸边隐藏地里，拔出各自的枪支和马刀，一面用猛烈的火力向敌人射击，一面泅水前进，直到完全消灭敌人的抵抗为止。有时候，他们也用衔着空心的苇秆透换气的方法，带着武器，作数小时以上的水底埋伏，以待机翻覆敌船。虽然他们的血，也常和敌人的血一同染红着白洋淀的湖水，但这样自发的群众自卫战争，更

激起了他们对敌人的憎恨，使他们对敌斗争更加坚决。

一九四〇年间，随着冀中平原斗争的日益残酷，在八路军的直接帮助下，模范的农村共产党员殷金芬同志，把这些勇敢的雁翎队员们集中起来了。雁翎队开始变成了一支有组织的队伍，选出了自己的队长和政治指导员，在殷金芬同志的率领下，有计划地行动起来。这中间，他们曾发动了湖上的乡亲们，用下沉大树的方法，封锁了白洋淀中的每一条水道，又配合着我八路军水上部队，用无数的船舶搭成了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浮桥。这样不仅使我们的首脑机关得到屏障，而且在一旦发生敌情时，更可使我们的部队通过这些浮桥，迅速地增援……

在洪水第二次淹没了冀中，波浪泛滥的白洋淀上，我们光荣的雁翎队的弟兄，从年轻的采菱者，到白发苍苍

的打雁人，又全部投入了险恶的战斗。他们曾发挥了高度的智慧，创造了大批漂浮于水面的“葫芦水雷”，把它们普遍地埋伏在每一条航路的水藻下，神不知鬼不觉地爆炸了无数只往来于天津、保定间横行无忌的敌船。

这样，在保卫白洋淀的战斗中，雁翎队已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。白洋淀周围的群众，在整个夏季和秋季，除去每日回家做饭外，也长期的生活在船上，配合雁翎队和八路军的水上部队，向敌人发起战斗。

四五年来，我们勇敢的雁翎队弟兄们，就是这样灵活地与敌人战斗着，而且一直坚持到今天。因此，在这个长长的时间内，白洋淀始终是冀中最坚强的堡垒之一，它同着千万只神出鬼没的雁翎船，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。

……

让我们遥向着雁翎队的弟兄们致敬吧，如今又是芦苇丛密的时候了。（原文刊发于1943年8月22日《解放日报》）



穆青（1921—2003）河南杞县人。1942年起从事新闻工作，先后担任《解放日报》记者，《东北日报》采访部主任，新华社社长、党组书记。

亲。雁翎队抗日的生动故事，使他激情难以抑制。出于对那片土地深沉的爱恋，对日本侵略者的强烈愤恨，对白洋淀水上游击队员勇敢机智战斗中由衷的赞美，穆青胸中的激情爆发，笔下流淌出滚烫的文字。于是，一篇留在中国抗战新闻史的名篇佳作诞生了。

从此，富有传奇色彩的“雁翎队”的名字传遍各敌后根据地，鼓舞了全国抗战军民的斗志。同时，雁翎队的水上游击战，与华北军民创造的“地道战”“地雷战”“麻雀战”一样，威震冀中平原，令日寇闻风丧胆。

文敏感人心，莫先乎情。从当年初出茅庐时写出《雁翎队》，到新中国成立后又写出不同凡响的《县委书记的榜样——焦裕禄》，穆青深有体会地说：“我一直主张记者应该拥有激情。我完成一些新闻作品的过程往往也是一个激动的过程。”

激情出佳作

■朱金平

这是一篇洋溢着作者澎湃激情和充满诗意文采的作品。

1943年7月初，延安的《解放日报》为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6周年，准备广泛报道和反映敌后军民英勇抗战的事迹。时年22岁的战地记者穆青，去中央党校采访了一位来自冀中的同志。两个多小时的采访，他获得了雁翎队丰富的写作素材。

因为曾在冀中打过近一年的游击战，多次路过白洋淀，穆青难以忘怀那里艰苦卓绝的斗争和勤劳勇敢的乡

风雅颂

情至心处诗最美

新兵连

■王方方

我有红旗招展下太阳的暖
我有红花绽放中母亲的嘱托
我有闪烁色彩里祖国的爱
我有结束比武时班长的称赞

军帽用青春托举
手心的纹路
在风雨中逐渐清晰
燃烧训练场的火焰
我丢掉软弱，留下刚强
让阳光照耀脸庞
从身体中生长更多钢铁
让军营的锻造
形成一段淋漓的呐喊

边关冷月
我昂首前行



高原「铁马」

■安红欣 郭丰宽

雪域高原凛冽的寒风，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生疼。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某部连长孟凡龙站在哨位上思绪万千。望着身旁一排排整齐排列的运输车，他的脑海里逐渐浮现出高原汽车兵执行任务的一幕幕画面。

“所有人员注意，山上发现滚石，立即停车。”

孟凡龙的话音刚落，一块大石呼啸着从山上滚落下来，擦过车头端端卡在公路边的防护桩上。一时间，数不清的碎石掉下来，击打在车厢一侧，咚咚作响。

“好险！”作为头车驾驶员的一级上士冯志威双手紧紧握住方向盘，转头看向副驾驶位上的孟凡龙。

高原上的公路大都盘山而建，弯多路窄、崎岖难行，经常有滚石、塌方出现，要是遇到雨雪天气，险情随时都有可能发生。

碎石刚刚落完，孟凡龙就急迫地打开车窗，向山上望去。此时，半山坡还有几块巨石摇摇欲坠，随时都可能掉落，他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儿。

来不及多想，孟凡龙立即准备排除。他找了一段安全避险路段，交代一排长马腾调整车队，转过头对冯志威说：“你负责观察，我去排除。”

“你指挥，我去。”冯志威说着就要往山上冲。他十分清楚，自从进驻高原执行任务以来，孟凡龙每天忍着强烈的高原反应，脸色乌青、嘴唇发紫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。

“你回来，我是连长，把你们安全带出来，就得把你们安全带回去。”孟凡龙一把拽住冯志威，拿着工具向上爬去。

平原爬山或许不算什么，但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爬山，每一步都在挑战身体的极限。孟凡龙大口喘着粗气，一步一步往上爬，不时有几块拳头大小的石头滑落到他的手上，砸出不少血印和淤青。他甩了甩手，继续向那几块巨石摸过去。

山下的冯志威屏住了呼吸，焦急地望着孟凡龙。每当执行重大运输任务，他和孟凡龙这对“老搭档”都会驾驶头车，走在车队的最前面，遇到的险情已经数不清。

不一会儿，孟凡龙已经摸到了几块巨石旁边。他找准位置，使出浑身力气猛地一撬，沉重的巨石松动后滚下山去。就这样，孟凡龙一块一块地排除险情。汗水早已浸透内衣，冷风吹过，他不禁打了个寒颤。

从山上回来，战友把孟凡龙团团围住。看着他双手划破的伤口，冯志威红了眼眶。而孟凡龙一副轻松的样子，咧着嘴笑着说：“没事，一点小伤。”

二

夜深人静，一轮圆月高高挂起，一望无际的荒漠直铺到天边。在天空与荒漠衔接的地方，耸立着锯齿形的沙丘。

“嘟嘟嘟……”紧急集合哨音打破夜晚的静谧。接到紧急命令，连队立即出发向配置地域运送物资。

刚刚睡下的修理工、一级上士王浩为一骨碌翻起身，背起装具就往外跑。部队进驻荒漠执行任务以来，由于风沙、高温等因素影响，车辆经常会出现莫名的故障，作为修理工的王浩比平时忙了很多。深夜运送物资，他更不敢掉以轻心。

正当车辆集合编队时，对讲机传来呼叫：“5号车打不着火了。”闻言，王浩为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提着工具箱奔5号车的方向跑去。

打开引擎盖，检查油路、尝试点火……一连串的检查下来，没有发现任何问题。“又是个莫名的故障。”王浩为的脸色凝重，俯下身子钻进了车底。此时，距离车队出发时间不到5分钟，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。王浩为躺在车底下紧张地工作，油污沾满了双手。抬手擦汗时，脸颊上留下了一串乌黑的印记。

“点火。”刚刚拧上最后一颗螺丝，王浩为立刻大声喊道。驾驶员听闻踩下刹车和离合，转动钥匙，车辆“突突突”冒起了烟。

“滴……滴滴……”车队驾驶员按响了喇叭，向这位精通汽车维修、电焊、钳工等专业技术的“铁马神医”致敬。王浩为蹲下身子，用地上的黄沙搓了搓沾满油污的双手，起身拍了拍衣服，又背起工具箱，登上收尾车。车队准时出发，一路风驰电掣驶出宿营区。

从装载完物资到前往配置地域的路上，车队再没出现问题，安全顺利完成物资转运任务。正当大伙儿松了一口气的时候，意外突然发生了。返回途中，车队倒数第三辆车左右轮胎突然爆胎。驾驶员马腾和副驾驶员李斌赶紧下车，拿出千斤顶，准备将车辆顶起来换轮胎。

可是荒漠的土壤松散，千斤顶吃不住力。眼看着时间一点一点过去，正当马腾和李斌急得抓耳挠腮时，王浩为匆匆地赶了过来。

“班长，各种办法都想，不管用啊！”见到王浩为，马腾像抓住了救命稻草，急忙介绍情况。

王浩为安静地蹲在车旁，仔细观察着松软的地质。他忽然灵机一动：“我们可以把受力面大的支撑物放在内侧车轮前方，发动汽车开动至支撑物中央，这样内轮就会把车顶起来，外轮就悬空了。”

这个办法果然管用，王浩为带着马腾和李斌用了不到10分钟就将轮胎换好，随即跟上了车队。

三

一望无际的戈壁滩上，狂风裹挟着黄沙滚滚袭来，蔚蓝的天空瞬间变了样。一个车队由远及近，伴着刹车声各自散开。每个车头都跳下数名头戴钢盔、身背步枪的战士，按三角形分组展开，各组交替掩护。

行进到一处狭窄路段，为了保持队形，位于左侧的二组组长、二级上士尚瑞带队登上一旁的小山丘。队员们深一脚浅一脚，行进速度明显变慢。一会儿的工夫，三角形彻底变了形。

风沙散尽，大家灰头土脸地看着首尾不能相顾的队形，都露出了尴尬的表情。

训练间隙，连队组织复盘检讨，尚瑞最先发言：“队伍行进到狭窄路段，地形上对敌处于劣势，理应快速通过。我们为保持了保持住三角形，放慢了速度，显然脱离了实战要求。”

马腾接过话茬：“在分队防卫中，必须根据不同地形选择对应的进攻队形，比如大幅平坦开阔可用三角形，地形狭小可以用楔形或一字队形。”大家你一言、我一语，纷纷发表意见，在检讨反思中形成了一整套适应不同地形的进攻战术。

戈壁滩上的这次经历，让连队官兵看到了日常训练与实战的差距。无独有偶，在某次演训任务中，连队官兵奉命奔赴戈壁，又遇到了近似实战的考验。

进驻演训地域后，战士们按照训练时的方式搭设伪装网隐蔽。很快，他们顺利完成伪装，心情也放松了下来。没想到，一场突如其来的沙尘暴后，伪装网竟不见了踪影，车队明晃晃地暴露在戈壁滩上。

“如果真的打仗，你们早就被发现了，还谈什么保障。”带队领导的责问，让官兵的脸颊发烫。

正当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，二级上士喻祥辉一语中的：“传统的支撑杆搭设伪装网的做法，并不适合戈壁滩的沙质土壤，我建议给车辆安装可伸缩支撑杆，利用活动转向轴固定在车辆大厢板两侧……”

“这个建议好！”大家纷纷点头。采取这种方式，不仅牢固可靠，还可以适应不同地形要求，节省伪装时间。

喻祥辉带领战友们采购改装器材，加班加点完成改装。在随后组织的演训中，他们的伪装效果最好、用时最短，做法也被推广。

无论巍峨高原，还是茫茫戈壁，高原汽车兵已经将“先到位、后收场、全程用”融入血脉、付诸行动。



长征

第5709期



远山（水彩画）

孟祥洋作